

福建通志

第陸拾冊
列傳

福建列傳卷八

宋五

陳豫字子由建陽人族父秀神宗朝官右丞相豫以蔭任秘書省校書郎陽武縣尉以最升永嘉隴城二縣令隴城並河遇連雨暴溢官寺民廬水及半扉公私病之豫謫徒爽塏上書得請去縣里所營高燥地建城市開井閭人去墊溺縣人爲立生祠用舉改知鉛山縣歷知延安府敷政縣應天府柘城縣改澄城轉通直郎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轉經略司幹當公事秩滿再除提舉本路糴買就遷提舉弓箭手豫精壯果敢能斷所涖皆有名西方用兵軍食最急官吏並緣爲盜軍無宿儲豫知其弊出金繒增穀賈以受糴不使一吏預其閒未幾車輓負擔四面至師飽有功豫曰此一時之利未足言又建議石堡寨旁近地數千頃皆沃壤可據賊衝築一壘嚴兵塞其道使耕其中歲得粟以紓漕輓之費詔從之築軍賜號威德陝右歲稽邊民爲弓箭手豫蒐選丁壯聯爲保伍人得占田多寡有差至

卒長別給一馬身自督教之人皆精練爲諸路冠當是時自大將至裨校築堡障扞邊備斥境土受俘獲大者增秩小者賜金多豫計畫而人不知自豫出也豫知人善任使嘗言御將士當使過勿拘以文法然後可使蹈白刃赴水火而不辭杜大中者豪縱不治繩檢一日抵罪當下吏豫惜其材留不遣移書屬鄴帥善遇之大中挺身搏賊勇冠一軍遂爲名將韓世忠少年喜鬪數犯法當誅豫顧謂帥曰世忠驍悍不畏死寇至盍令當前斬捕自贖而殺壯士乎帥從之始隸兵籍每戰先登遂知名南渡威震夷狄時人方之狄武襄豫四任關塞僅十年由機幕至部使者累功伐七遷至朝議大夫議者恨不得豫將兵數萬獨當一面而不究於施設爲可惜也八寶恩遷中散大夫自言於朝曰久任邊州且老矣乞東方一郡自效得守濟州會歲大旱飛蝗蔽野豫卽日移告坐齋室遲明具冠裳徒步出譙門徧走群祀伏地頓顙爲百姓請命有頃陰雲四合大澍如注螟蝗無噍類是歲大熟請祠得提舉舒州鹽仙觀已乃被疾上書謝事政和七年

卒於其子沂州通判杌之官舍享年六十八積官至中奉大夫爵嘉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後以子故累贈少師豫泣州縣治道尙嚴條教已下人守之如詛盟不敢犯斷治自已出群吏坐曹行文書而已夏秋賦調束芻爲人執一牌立閭外刻日書其上吏不及門期至而集爲文勸耕二十解明白而切於事始赴柘城舊令尹遇疾暴卒貧無以歛豫爲具棺衾已而同寮與邑之士大夫皆賻又爲處其費擇送吏與凡行李所須授其孤以行守濟之日道遇衰經數人羅拜其前泣曰吾父倅臨淄甫就官而得疾死護喪次封內貧不能歸聞使君高義故來豫惻然計其費贖道而去子四長杌外模桴桷皆官朝列

鴻慶居士集

范致虛字謙叔建陽人初入太學有文名與劉正夫吳材江興同號四俊登元祐三年進士第歷官太學博士元符中坐祖贖鄒浩衡替停官建中靖國元年曾布爲相專右紹述議致虛兄致君布同產女婿也致虛以姻故欲助布而攻左相韓忠彥上書奏太學取士法不當變復言臣讀聖製

泰陵挽章曰同紹裕陵尊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時黃冠
初盛左街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託以姓名聞
禁中徽宗亟召見曰朕將不次用卿遂除右正言纔供職首論二事其一
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詆謗今復詔參修是紛更也
願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訴理所以雪
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惇蹇序辰駁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
則訴理爲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上徽宗益嚮之由
彥極論其姦出爲鄆州通判謝表猶云豈十九年之睿斷有八百件之冤
刑其詭險如此崇寧初蔡京建請置講義司引致虛爲詳定官語不合尋
出知河南府會其兄致明除殿中侍御史疏劾程頤以入山著書爲名邪
說誣行惑亂衆聽事下河南體究致虛盡逐學徒隸黨籍京大悅自是入
處華要出典大郡者凡八九年政和初以附張商英故貶通州七年召復
原官尋除刑部尙書宣和元年進尙書左丞

墨莊漫錄云范致虛諱叔與
蔡元長相迂久建開散召還

未幾執政時元長以五日一造朝居西第乃與議叔釋憾一日觴於西園
元長作詩見意有云三峯崛起無平地二派爭流有激湍三峯二派雖皆
園中景蓋有激而云時罷政未久王黼林靈素梁由母喪踰年起復知大名
師成輩方盛也案此足以見京與致虛再合之由母喪踰年起復知大名
府時朝議用師契丹致虛入見言邊隙一開必有意意外之患宰相王黼謂
其懷異致虛乃乞歸終喪服除知鄧州改知河南府復移知鄧州提舉毫
州明道宮徽宗方崇老氏致虛希旨營飾道宇賜名鍊真宮靖康元年召
赴闕道除資政殿學士知京兆府金人再圍京師詔以致虛爲陝西宣撫
使督諸路兵入援致虛素不曉軍事往往取獻陳者利便按文施設州縣
軍民不勝其擾有僧宗印者避亂過河中題詩佛刹守臣席益見而奇之
薦於致虛致虛取其談兵口辯以便宜假宗印充宣撫司參議官宗印以
僧爲一隊謂之尊勝隊以行者爲一隊謂之淨勝隊致虛命宗印以舟師
趨西京而自率大軍由陸路進次於華陰會總管杜常夏倣道遇奔將韋
知幾告以京城已陷回報致虛致虛置曰京城豈有可陷之理以常倣觀
望逃潰搖撼軍情斬之將士皆皇皇不安金帥宗維謂諸將曰致虛一書

生爾豈知用兵吾使斥堠三千人破之必矣致虛前軍出武關由鄧州澠池之間屯於千秋鎮宗維遣貝勒洛索將精騎自伊陽直衝之王師不備遂棄輜重而奔死者過半致虛收餘兵入潼關方致虛之鼓行出關也裨將李彥山遮說曰般澗道隘難以衆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爲後圖且行者利速多爲支軍則舍不致淹敗不致覆不然一蹙於險則潰矣致虛不聽卒底於敗高宗卽位拜觀文殿學士詔議巡幸南陽徙知鄧州建炎二年正月宗印引兵自商山出武關欲趨行在致虛將赴鄧遇於方城因將其軍偕行會金萬戶尼楚赫兵壓鄧州境致虛與宗印聞風遁鄧州遂陷言者論南陽失守皆由致虛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明年復資政殿學士知鼎州行至岳州而卒子

道光舊志

楊臄字持正閩縣人元祐六年進士元符初以渭州推官攝長汀縣催督租賦不擾而集盜賊囂聚捕治首惡境內肅清明年之渭州道由京師上書論紹聖奸臣以元祐爲警肇立黨錮貶死故老大臣成廢后之謀戮上

書之士日食彗見饑饉薦臻皆由於此言甚切直移知建陽縣崇寧三年

蔡京專政黜除名勒停大觀間黨禁解起爲建寧節度推官

闕書道光舊志

李宋字亮卿蒲城人元祐六年進士兩任教官浮沈簿尉二十餘年建炎

中調永康主簿會陳堯臣罷職里居僞造張守雪已奏牘錄以干宋宋折

之紹興二年朱異宣諭浙東聞其事薦於朝除樞密院計議官都督張浚

奏改屯田爲營田議者皆以爲不便詔遣宋行視江淮詢究營田利害宋

還頗如議者所云浚不樂宋遂乞監西京中嶽廟而去八年宋以祠官賜

對復言營田之法奉行太峻或仰配豪家或驅迫平民或強科保正或誘

奪佃客種種違戾不可概舉臣謂營田上策宜行軍中乃古人已試之效

今以閑田付之有常賦之民官吏希賞畏罰其惡彌甚欲望申飭有司如

無閑民闕而不置庶使江淮百姓安土樂業均沾實惠詔下營田使者約

束擢宋守監察御史明年被旨宣諭江西措置盜賊宋陳勦撫事宜五條

極論縣官緩縱稅戶交通之弊甫一月中書劾其招權妄作罷爲廣南西

路提點刑獄以其事付制置大使張守樞密行府參謀鄭剛中奏曰聞宋
自到江西展體盡力一路官吏遂皆究心數千里之外利害動息便到朝
廷此其爲補亦非小小今朝廷方分遣大兵隨張守以去亦須得宋徧歷
諸郡詳究利害使民間知朝廷專有耳目之官與之采訪上下感懼而平
定有期若謂宋無功於江西而不令究其施設則前日遣使之意虛矣疏
入不省宋到廣西未幾丐祠歸

道光舊志

黃中美字文昭邵武人少刻勵爲學家貧無書常假於人一再讀卽成誦
不忘紹聖元年進士歷知邢州平鄉縣以守正不阿忤上官罷歸久之起
爲鎮西軍節度推官邊城守將多踰法蔑視僚屬中美遇事不可必庭爭
之改知潯州衛縣民有被誣殺人中美察其冤縱之州守入譖者言疑中
美故出死罪中美執益堅獄乃不變河決數郡詔詣令長各護丁夫疏鑿
隄障中美調度有方民不擾而事集轉奉議郎改辟真定府錄事參軍歲
旱郡守不恤民日以宴會爲樂中美輒辭不與守惡之移信德府錄事參

軍是時朝議恢復燕雲提聞官吏相慶中美憂形於色曰太平日久軍旅
遽興廩無兼歲之儲不取於民將何以濟顧饑饉游臻民力救死不暇況
河北天下根本又可重困之耶聞者以爲迂談既而盜賊蠭起信德城守
屢危金人乘之遂不支官吏拜降恐後金兵入城有挺刃脅中美者中美
顧左右蹈之而逸變姓名匿里巷中敵退宣撫使嘉其節俾行府事欽宗
受禪轉朝議大夫會詔罷非被旨而兼職者遂致仕還次京師明年欽宗
陷金營中金人脅百官立張邦昌中美不辱移牒遽去不數日卒累贈光
祿大夫子永存字堅叟紹興二十四年第進士召爲尙書郎官軍器監淳
熙中出爲淮南轉運副使修農戰之業以備北向遷知温州終正議大夫
永年右儒林郎知靜江府理定縣永存子大昌隱德不仕有兼山語解八
通志闡書道光舊志

參彥深字養源崇安人父仲通傳在循吏彥深紹聖元年進士宣和初遷右司員外郎入對極論讞獄之弊已而以弟彥國入臺引嫌改秘書少監請訪國朝以來諸儒論纂可傳者並以上之睦州盜方臘作亂東南大震彥深言民有疾苦不得上聞宜取上書人名籍焚諸通衢下詔求直言則下情通而盜可弭又言羽書遲至諸路騷然宜亟求忠臣義士列於諫垣其後賊平南軍凱旋即議北征復力言出師沮盟之害以書白宰相言與金人夾攻契丹非是忤蔡京意久之除國子祭酒時蔡脩爲禮部尙書譖彥深爲元祐學彥深笑曰彼亦知有元祐學耶徙秘書監宦者梁師成提舉秘書省彥深不肯造謁降兩官出知濟南改蔡州

建炎

元年除集英殿修撰知亳州尋召爲太常少卿徙幸揚州力陳繼揚無險

宜蚤渡江以定基業不聽彥深本李綱所引用綱罷後言者劾彥深心懷
忿恚神識如癡明年免官予祠提舉臨安洞霄官紹興元年復集英殿修
撰歸老而卒所著有皇朝昭信錄及文集各五十卷忠義列傳二卷唐史
評一卷鍾離子自錄一卷子揆密州司士曹事亦以文行知名早卒孫蒙
之關書道光舊志

彥約字行簡彥深兄博綜經傳尤深禮學以父蔭讓弟彥深深更推與季
弟彥國既而皆不受赴禮部試彥深彥國相繼登進士第彥約益自奮政
和二年始舉于鄉徽宗以日食下詔求言彥約上格言二十一一作三十篇議者
重焉調汝州龍興尉時相素知彥約謂所親曰翁生縱未能用不宜辱之
擢楚間也改常州司刑曹事彥約蒞事精敏惡吏屏息有遁逃者居二年
江淮荆浙制置發運使以奏計對徽宗問所部人材使者與彥約初無雅
故以清議所在首以彥約對驛召爲詳定九域圖誌編修官七年改宣教
郎除太常博士以與修因革禮遷奉議郎歲餘乞補外除提舉河北西路

學事陞對建言朝廷更八行法使俱試于有司以革奔競浮濫之弊固善
 矣然八行初非以文辭選也今限以等第有中程而不官者與初立法異
 甚謂宜凡入等無問高下俱與廷對以示詳行實畧文華之意時浙寇犯
 衢處彥約之弟彥國由御史府得請鄉郡彥約亟以書屬之曰賊方熾勢
 必侵軼吾郡自衢信抵浦城崇安險阨易守不可犯惟處之龍泉至松溪
 浦城皆蕩野無捍蔽龍泉破則建危矣龍泉之士有葉植者其人連往有
 智略因之使拒守宜可倚辦彥國然之比至鎮植已率衆拒賊卽出兵益
 給糧械助之卒如彥約所料其在朔部尤以人材爲意有所薦拔必擇行
 能卓然者先之學政於民事本無與彥約所至必諏訪民間利病與夫實
 邊制勝之術日與將士講畫意謂異時以使事歸報面陳之爲朝廷經遠
 之慮旣罷使事不復對除權發遣黃州轉承議郎宣和四年夏之官道改
 高郵軍高郵當江淮孔道商旅所出入類以貿易茶鹽爲業姦民計主撮
 錄兩之私連逮抵罪者不可勝計彥約下車有告者隨決之無留吏自是

不敢倚法爲姦歲大旱彥約以禱祠疲甚得疾所親尤之彥約曰民蘇而
吾病無憾矣病亟乞休章未報卒延平陳瓘晚居淮南見之語人曰翁奉
常使得志殆能濟務也有文集十卷

龜山先生集東越文苑道光舊志

彥國字端朝彥深弟紹聖四年進士累官御史中丞是時徽宗賜賚駢蕃
臣僚有被眷異者多賜第彥國上言蒙賜之家踏逐官屋輒請酬價兌買
實皆起遺居民大老互坊連巷小者不下折數十家一時驅迫扶老攜幼
暴露怨咨殊非盛世所宜有既而鳩工市材一出公帑請托營繕務極壯
麗糜費不貲莫有爲陛下言者故事賞格最厚者不過數百匹兩陛下奈
何以頻笑之頃頃捐數千百萬爲一第之費斂數十百家之怨爲一家之
惠哉天下之財入之有經用之有節公私富藏可跂而待不然恩倖技術
濫賞無藝雖江河之流不能實漏卮矣宣和三年出知建州兼福建轉運
判官靖康初改知杭州遷湖北江淮等路發運使是冬金人再犯闕除寶
文閣直學士充浙江福建經制使令募兵勦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云靖
康元年十二月翁彥約將

東南六路兵與岫丁槍杖手合數萬人徘徊泗上二年二月知泗州賈公
望見彥國劄責之曰京城報甚惡天子日夜望中丞救援今留此不進何
耶泗小壘錢糧俱竭自來日更不供給公宜斬公望以謝三軍第恐朝廷
他日未遽貸公爾彥國慚明日提兵淮西而去案要錄記彥國事與四朝
聞見錄及八閩通志閩書所載俱相反然要錄記彥國他事或疑本於朱
勝非諸人所誣而此條自靖康元年十一月被命至次年二月不知何故
尙屯泗上誠有如賈公金人立張邦昌以徽宗二帝北去是時高宗開大
元帥府於濟州彥國至淮寧與京西北路安撫使何志等築壇歃血誓扶
王室遣兒子挺奉表詣帥府勸進遂進兵襄邑道中得邦昌書其外封云
付翁彥國而中乃云上端朝中丞有忍死權就大事語彥國拘其使於軍
而以其書中大元帥答書稱以太宰閣下其略曰相公朝之元臣初以使
命出疆已而與敵俱入頓遭變故事狀駭異雖私心意其出於迫脅然殊
恨相公之不能死也相公自以救時之心權就大事然處斯位也居斯名
也天下之人能諒相公之心者幾何人哉迎奉延福之文援引故實多非
所宜度相公有所顧避故爲微辭以示深意安知天下不疑相公爲新都
之漸乎夫無其意而有其言血氣之類不可欺也有其意而有其言而不

以時決是速天下之兵也康王之軍距京城不數舍宜致臣禮蚤請臨郊
身率將士降服面囚以自歸於轅門不然某當勒兵十萬見相公於端闈
不得施東閣之恭矣邦昌懼乃決意避位請元祐太后垂簾高宗立召用
李綱爲相綱薦彥國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給鈔鹽錢十萬緡
令修江寧城繕治宮室以備巡幸彥國奏錢不足用綱爲白於朝益以淮
浙鹽錢四十萬緡而謗議由是口興矣先是宣和閒盜方臘擾浙中陳邁
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創增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彥國
以兵事倥偬調度繁廣一時不能裁革檄兩浙轉運判官吳昉依舊法收
錢民有擊登聞鼓以訴者黃潛善汪伯彥密譖之詔彥國落職與宮觀命
未下而江寧奏彥國卒因獨黜防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朱勝非言舍渠
魁而責支黨臣所未諭請正彥國罪高宗猶未之許也綱既罷相言者論
彥國不已追奪寶文閣學士貶單州別駕中書舍人汪藻行制至指彥國
爲茶山駟僧之徒茶山去彥國所居百里而彥國自父仲通以上六世收

科非馴僧也孝宗朝彥國子謙之詣闕陳訴乞改國史當路未能從士論惜之四朝聞見錄閩書道光舊志

案四朝聞見錄言汪藻本爲秦檜所知李綱得政不甚薦用藻疑彥國與綱姻亞爲彥國所譖故藻行制詞旣醜詆綱目爲群小之宗復詆彥國爲茶山之僧又言建炎兵事倥傯葉夢得留守金陵已創經總制額彥國承其後又奉密旨大興行闕故未免調度繁擾云云又閩書言卒贈少保當別有據

挺字仕特彥約子政和中用季父彥國恩補官調宜章尉改侯官簿遷鐘離令歲旱請粟十萬斛以貸飢民薦除詳定九域圖志編修官所陳皆朝廷急務奏對移時徽宗喜曰向見卿晚改授少府監丞蔡京怒其不附已逐之遂不復出號五峰居士有詩文二十卷李綱稱其文雄深雅健淵源浩博詩凌厲奮發絕去筆墨畦徑及卒劉子翬輿以文曰羅萬衆於筆端煥丹青於骨髓閩書東越文苑